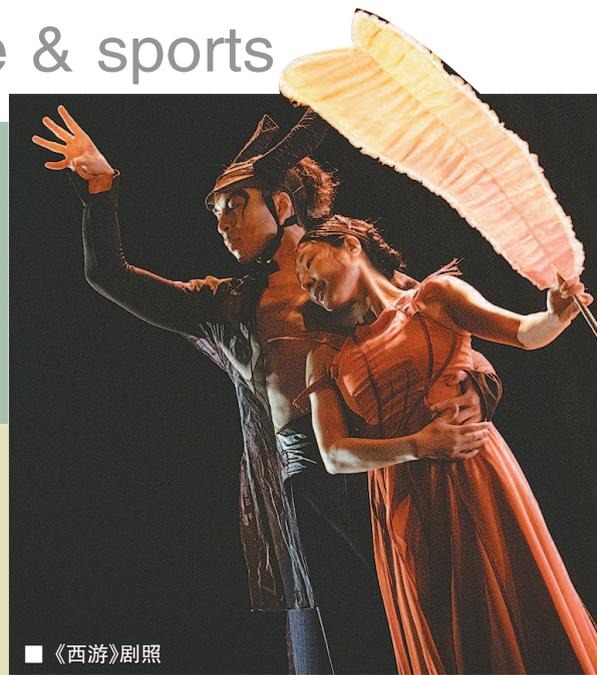


“有光的地方，就有追光者” 舞蹈《上海之光》 聚焦平凡的建设者



■《上海之光》剧照



■《西游》剧照



这不仅是一场艺术演出，更是一次对城市精神的礼赞。今晚，光影舞蹈诗剧《上海之光》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。这部台前幕后主创主演班底平均年龄不过30岁的“新人新作”，以光影为笔、舞蹈为墨，用独特的艺术形式，生动讲述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，全方位演绎上海的城市文化魅力。

在第40届“上海之春”的舞台上，7台形式多元、风格各异的舞蹈作品备受期待。传统与现代碰撞、本土与国际交融，既有借助科技翅膀将舞融入光影的《上海之光》，也有以当代视角解读传统文化的舞剧《西游》、街舞剧场《借东风》，更有用海派芭蕾魅力再塑

经典的《吉赛尔》。以舞当歌，用肢体语言唱出内心的爱和向往。

光影为笔 舞蹈为墨

《上海之光》以“光”为喻，象征着希望与信仰，串联起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脉络。霓虹灯下，弄堂口，人们怀揣梦想来到上海这座城市，投身于改革的浪潮，充满力量的舞蹈动作展现了建设者的拼搏奋进。

“有光的地方，就有追光者。”制作人兼总导演由慧佳说，“上海的发展离不开每个平凡的建设者，是他们身上的光芒照亮了这座城市。我们希望向每一位为上海发展贡献力量的追光者致敬。”

从石库门里弄的烟火气，到外滩万国建筑的历史沉淀，再到浦东天际线的蓬勃朝气……各行各业的追光者们忙碌而坚定。整部诗剧通过舞蹈与光影的巧妙互动，将上海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气息融合。舞者灵动的身姿，配合

科技感十足的光影特效，描绘出这座城市的多元与活力。

《上海之光》没有刻意展现地标建筑，而是让人在光影变幻间感受城市的摩登气质。“我们用速度来表现上海，跃动的光影随着节奏感强烈的舞步，让人感受到城市的活力。”舞美总监孔庆尧说。

在剧中挑梁“光韵使者”的是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2022级舞蹈表演专业的学生王茜睿，她说：“这部作品用舞蹈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眼中的上海，也为文化艺术舞台注入了新的活力。”

传统文化 当代解读

4月3日，王亚彬导演的舞剧《西游》将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上演。这部独树一帜的作品从悟空视角切入，巧妙串联《西游记》中关键情节，将现代舞与当代艺术手法有机融合，让人看到不一样的“大圣”。

“我不想去重复西游故事，而是希望以现代舞和当代艺术手法去解读。”王亚彬说。比如“大闹地府”场景中，舞者用铁艺头盔与白绫营造氛围，阎王手拿算盘，与悟空在白绫分割的空间中纠缠，极具意象之美。

王亚彬还邀请了法国作曲家洛朗·佩蒂吉拉尔为舞剧谱写交响乐。佩蒂吉拉尔从16岁起就喜爱《西游记》，在他心目中，“悟空”是智慧和勇气的化身。因而舞剧的人物塑造另辟蹊径，将武艺转换为舞艺的悟空更具意象性，既显灵性又有人性。

和《西游》异曲同工，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推出的街舞剧场《借东风》也是一次大胆的跨界尝试。不同于以往演绎古代人物的“国风”路线，街舞剧场《借东风》中，诸葛亮占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而肆意挥洒的状态被融入街舞中，作品以“借风”之意，幻化出“风起”“风停”“风逆”“风顺”“风

疾”“风徐”这六个诗意空间，以此进行一场与风同行的心灵旅途。编导饶宇弘说：“愿每个人都可以问天借来属于自己的东风。”

古典芭蕾 海派演绎

古典芭蕾舞剧《吉赛尔》作为芭蕾舞史上浪漫主义的巅峰之作，有“芭蕾之冠”的美誉。4月5日，由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根据马留斯·彼季帕经典版本改编的《吉赛尔》将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。

《吉赛尔》是芭蕾传世名作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而海派演绎也为《吉赛尔》注入崭新活力。辛丽丽说：“海派芭蕾融合了上海的文化底蕴与国际视野，在保留古典芭蕾精髓的同时，对舞蹈编排、舞台呈现等进行创新。”舞美设计上，更具现代感的灯光和道具营造出梦幻又真实的氛围，也让观众更易沉浸其中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长颈鹿曾被称作“麒麟”

上图东馆让文献中的神兽“跃然纸上”



►《三才图会》中麒麟的形象

正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的“神兽传说”展，围绕“神兽”主题，从上图馆藏典籍出发，让记载于文献中的动物“跃然纸上”，使深藏于书阁的典籍“重焕生机”。今年适逢郑和下西洋620周年，展览以“麒麟贡”故事为引子，串联50余种典籍，分别讲述麒麟、狮子、犀牛、凤凰、鲸和龙六类动物的历史与传说。

整个观展过程中，观众可以欣赏到《鹵簿图》《营造法式》等珍稀典籍中的动物形象，了解到《坤舆图说》《职方外纪》等典籍在东西文化碰撞下对异域物种的描绘，并重温

《本草纲目》《山海经》等经典著作中或神奇或真实的动物故事。同时，展厅现场设置多处现代出版物阅览点，观众可随时翻阅展览相关内容，让典籍不再遥不可及。

麒麟的变化

麒麟是祥瑞的象征，作为古人想象中的神兽，麒麟究竟长什么样？追溯相关的典籍和文物可以发现，麒麟的形象是不断变化的。

在秦汉时期，麒麟造型的特点是头长独角，形似鹿或马。六朝至隋唐时，麒麟的角尖变弯曲，并演化

出翅膀。宋元之后，麒麟的造型则逐渐转变为龙头鳞身的形象。麒麟虽出自想象，却不是凭空捏造的产物，而是一段集体意识的凝聚呈现，千百年来既有传承也有变化。

比如在北宋时期由国家颁布通行全国的建筑法典《营造法式》中，麒麟作为一种建筑的纹样，变为了双角的龙头形象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由明文献学家、藏书家王圻及其子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《三才图会》中，麒麟也以“龙化”的面貌呈现出来。在明清时期，龙头、鹿蹄、浑身长鳞的麒麟形象逐渐占



■ 展览现场

据主流。

不过，在明代初期时却出现过一段意外的“小插曲”，长颈鹿，这种来自遥远非洲的动物，一度占据了“麒麟”的称号。永乐年间，郑和多次被任命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以至西域诸国。其间，途经的国家进贡过多种“殊方异兽”，其中就有被称为“麒麟”的长颈鹿。明朝最后一次“麒麟贡”之后，清朝就没有再引进过长颈鹿，因而这支绵延200多年的插曲，并没有最终改变麒麟的形象。

那么典籍中的长颈鹿，曾经有过多少个名字？在《坤舆图说》中，它被称为“恶那西约”；《初使泰西记》中，是“支列胡”；在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中，被称为“高脚鹿”；《环游地球新录》里，是“支而拉夫”；《出使九国日记》中，为“鹿豹”；《瀛环志略》里，称作“长颈鹿”；日本蒙学读物《泰西训蒙图解》中，保留了曾经名称“麒麟”。

展览的趣味

趣味十足的多媒体展项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。策展团队与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学院师生合作，结合典籍，为神兽专题创作了八组不同形式的多媒体互动装置。观众可欣赏古色古香的原创动画短片，与灵动的狮子共舞，或置身于神奇的幻想森林之中……

此外，策展团队特邀数位插画艺术家、手账达人、涂鸦艺术家为展览进行专题创作。这些图像化呈现与艺术化再创作，无疑会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和亲子家庭的关注。

策展团队还邀请所有大中小读者化身“典籍侦探”，用问题解锁书中的神兽密码。“神兽101问·好声音征集”一经推出，便吸引了各个年龄层的读者朋友，短短两周就征集到好声音百余条，目前最小的参与者只有两岁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晟